

張作霖的故事 (續完)

高登雲

和馮德麟明爭暗鬥

袁世凱死後，張作霖通款於北洋之虎段祺瑞，馮德麟因和張作霖敵對，張走段祺瑞路線，馮德麟便擁戴黎元洪，並派參謀長白運昌赴北京控告張作霖，說張作霖早已失去軍心，奉天禍變危在旦夕，要求臨時總統黎元洪迅速派員接替張作霖，並訴說段祺瑞袒護張作霖為不智。

當時以督軍團盟主自居的辦帥張勳，正在召開徐州會議，張作霖派副官長趙錫嘏代表參加，並將和馮德麟交惡的經過，一再函告張勳。第一函說：「……馮德麟與職分庭抗禮，無論如何，霖當靜候，萬一事出意外，飛蝗滿天，霖亦必有相當之對待，倘有借重我公鼎力之處，屆時再當電聞……」。第二函將不惜訴諸武力的態度表示得更為露骨。張作霖的信上說：

「紹帥鈞鑒：奉事辱承垂詢，仰見古誼殷拳，感激之忱，莫可名言。作霖與馮閣臣患難相交十載以還，從無失德。今以細故遽為此落井投石之舉，人心之險，可為三歎。乃我方委曲求全，彼則相逼日甚。日前馮回北鎮，湯旅長亦移駐新民，由表面言之，似求諸歸宿，惟證之近日種種

情形，馮湯實結成一體。近經密偵報告，馮竟派其私黨，招匪運械，積慮處心，可以想見。現作霖已連電中央陳明辦法，若中央為息事寧人起見，將馮別為位置，湯可隨之俱去，作霖亦未便苛求。倘中央厭棄此輔或一時難有位置，而彼輩復蓄意擾亂，不顧大局，則實逼處此，終當訴之武力。作霖無似而宅心磊落，素為我公所知，至於彼此關係之深，夙承厚愛，更不待言。屆時既與彼輩干戈相見，實力一節，敝處可以了之；幸假以聲威，遂為作勢，自足以寒其膽，攝其魄，知公當有以許我也。詳情由趙中軍面陳，專此敬候勳安」。

張作霖拉攏張勳是想藉辦帥張勳的聲威打擊馮德麟，而馮德麟則用實際行動倒向張勳；馮打算參加復辟，事成後富貴不可限量。民國六年六月十九日馮德麟應張勳之召進京參加復辟，馮德麟本對復辟不甚感到興趣，祇是想藉復辟聯絡張勳蓋過張作霖。

不念舊惡成全故交

張勳擁護復辟一幕醜劇，連頭帶尾祇十二天便瓦解了。辦子軍（張勳部）和鬍子軍（馮德麟部）不堪一擊，張勳遁入東交民巷的荷蘭公使館，民國六年七月十日馮德麟化裝成日本人，逃出北京，在天津附近廊房車站被段祺瑞的討逆軍所扣留，馮德麟便成為討逆軍的階下囚。

馮德麟被捕後張作霖才算坐穩奉天督軍的寶座，於是張作霖又增編一個師，番號是廿九師，以吳俊陞為師長。

馮德麟被捕後，傳說將以叛國罪受審。又傳張勳還握有北洋軍重要人物也贊成復辟的事證，所以對張勳不便採取行動，但總要拿一人來開刀，這個待罪羔羊就是馮德麟。馮德麟夫人獲悉這個消息，日夕以淚洗面，祇好回轉頭去求張作霖夫人，張作霖看在老把兄的份上早已有電給段祺瑞，請求釋放馮。段祺瑞在張的電文上批示：「准予釋放，姑留京察看可也」。

民國七年元旦，馮德麟請發還勳位，段祺瑞批：「未便遽允所請」。及後張作霖電請段祺瑞還復馮德麟的官職，段祺瑞批：「應予照准」。從此馮德麟便恢復自由，却無兵無權，無聲無臭。這位秀才、鬍匪、北洋軍師長馮德麟因一着棋之差，全盤皆敗，在政治鬥爭上和張作霖相比，差得不可以道里計。他寂寞的死於民國十五年八

月十一日。

張作霖的親信戰友湯玉麟叛張後，也一直搞不出什麼名堂來。第二次奉直戰爭後，奉軍獲勝，湯玉麟經人疏解通款曲於張作霖，湯玉麟本是張作霖死黨，張對他也很想念，當湯玉麟在張景惠面前痛哭流涕後，張景惠、張作相便陪湯玉麟去向張作霖悔罪，湯在張作霖脚下磕頭，張湯之間始又恢復感情。不久張作霖派湯玉麟做熱河省主席。此際張作霖不祇是「東北王」，且有問鼎

中原的雄心。

對趙爾巽終身崇敬

趙次珊（爾巽）是光緒年間翰林，曾任東三省總督。袁世凱稱帝，尊為嵩山四友。北洋軍閥時代與王士珍被稱合和二佬。民國十年前後北京城外歷經兵燹，而城內却安堵如恆，姑不論史家對趙爾巽之論斷如何，但是當年北京城裏的老百姓提起趙次老，大都是肅然起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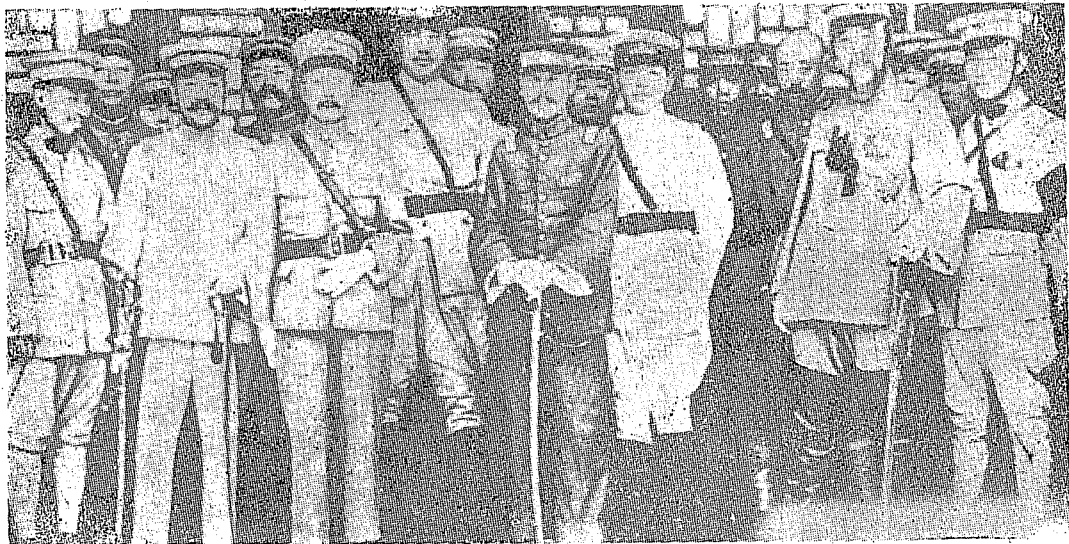
北洋之虎段祺瑞，袁世凱死後，張作霖極力討好他，以對抗馮德麟。

清末民初之際，東北的紅鬃子，西北的白狼，同是地方上的大患。趙爾巽在東三省總督任內，正值鬻匪拉大幫最猖獗的時期。

朱子橋時在趙爾巽麾下任職統領，銀槍白馬，有小將薛仁貴之稱。當時鬻匪中以張景惠、張作霖各踞地盤，打家劫舍，橫行一方。某次張作霖打劫糧車數十輛並殺傷護衛官軍十餘人，趙爾巽大怒，嚴限朱子橋緝捕歸案。

朱子橋率部四出窮追，在一山邊與張作霖相值，展開一場搏鬥，張作霖不支突圍而走。朱子橋一馬當先，追張甚急，張作霖策騎竄入荒山，朱子橋窮追不捨，相距十數武，張作霖忽回馬橫槍說道：「相好的！見好就收吧！別儘惦記陞官換紗帽啦！」朱子橋聞聽之下，觀看張作霖器宇非凡，便不再相迫，策馬而返。

趙爾巽知張作霖驍悍勇武，有膽有識，乃輒轉籠絡，安撫招降，最後在黑山談妥，張作霖率眾來歸。行至奉天城外，時已日暮，張作霖堅欲止宿逆旅，次早入城，差官祇好聽之，入夜，張作霖伴稱腹痛，在坑上（土磚砌床）翻騰不已。差官問其是否要抽大煙？張答大煙不能止痛，止痛非食五十隻鷄舌頭黃餛飩（大餅）不可，此是秘方，歷試不爽。差官估計此一頓鷄舌頭黃餛飩非銀十兩不可，不敢做主乃遣急差入城請示。趙大帥爾巽聽後哈哈大笑！飭屬火速照辦，天拂曉，以黃餛飩進，張作霖舉箸連食三枚，擲箸而起，請加腳鍊手鐐，入城進總督衙門匍匐輸誠。趙爾巽親釋其縛，授以騎兵營管帶，要張隨軍効命。其後張作霖在東北聲勢日隆，儼然關外王。



張作霖(前排左三)吳佩孚(右五)分而復合，民國十五年四月在天津合影。

張作霖的北京行轅設在順承王府，每次進京，警衛森嚴，黃土塾道，淨水滸街，到京必先晉謁趙爾巽，如遇趙在清史館辦公，必在趙府門房等候爾巽回府，再遞手本晉謁。上書「沐恩張作霖」幾個大字，張對趙之崇敬終身不衰。趙爾巽七十歲方得一子，乳名天賜，學名世輝，張作霖渴欲以幼女妻之，但不敢言，每令左右向趙爾巽試探，趙堅不肯。趙爾巽逝世前，曾諄囑諸子侄不可與張作霖家聯婚。迨趙爾巽卒，趙世輝終娶張女。趙世輝供職聯合國多年，早已綠樹成蔭子滿枝矣。

郭松齡倒張的一幕

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廿三日，奉軍第四軍長郭松齡由天津通電要求張作霖下野，郭松齡倒戈是奉軍內部派系鬥爭的結果。奉軍從民國十一年第一次直奉戰爭被吳佩孚擊敗，退出關外後，埋首苦練二年。楊宇霆籠絡以姜登選為首的一班日本士官出身的軍人，就奉軍加以嚴格的整編訓練。

十三年在孫、段、張三角聯盟的大纛下，出兵進關，由馮玉祥為內應一舉而下榆關，直抵平津，第二年長趨到津長江，這一年可說是奉軍的黃金時代。

黃金時代難免不分立門戶，奉系軍官也不例外，所以乃分為新派和舊派。舊派以張作霖、吳俊陞為首。新派中又分為士官系和陸大系，楊宇霆是士官系，郭松齡

和李景林是陸大系，兩系明爭暗鬥，積不相容。民國十三年奉軍掩有半壁江山，新派人物紛紛高據要津，分茅列土，如李景林任直隸督辦，楊宇霆任江蘇督辦，姜登選任安徽督辦，張宗昌任山東督辦。祇有張宗昌不屬新舊派，乃是做驢匪獨個兒闖出來的。

郭松齡當時極得張少帥的信任，少帥所統轄的奉軍精銳部隊，都係由郭松齡統率。郭松齡在作戰時最為賣力，而各省市盤却為楊宇霆系所佔去，自己竟未分到一塊土地，非常憤慨！加以郭松齡曾和姜登選在榆關戰役鬧過一次意見，姜當時担任方面指揮官，郭、姜不和，少帥出面調解，郭向姜低頭才算了事，因此郭、姜之間有了夙怨。

民國十四年蘇浙戰事爆發，孫傳芳的聯軍向奉軍進逼，楊宇霆退出江蘇，姜登選放棄安徽，張作霖老帥令飭李景林、張宗昌對付孫傳芳。郭松齡、張作霖、紀念純等則監視馮玉祥的國民軍。

郭松齡這時非但沒有監視馮玉祥，且認為是個大好機會，乃密赴包頭與馮玉祥暗通款曲，協商合作。馮是「倒戈」祖師，把混身解數傳授給郭，郭松齡由包頭返天津後，乃發通電要求張作霖下野，並歷數楊宇霆的罪狀，堅要將楊宇霆明正典刑，同時在灤州車站把姜登選捕獲，立即拖在車站附近廣野槍決。這時郭松齡軍容之盛，氣焰之高，大有傳檄以定東北的氣勢。郭松齡打着「清君側」的旗幟向瀋陽進軍，這時少帥張學良已返瀋陽，郭松齡由天津起程一口氣便到達離瀋

陽不到二十公里的白旗堡。

這時張老帥作霖已在瀋陽唱「空城計」，無兵可調，無將可遣，急得在帥府跑出跑進，一會兒穿上軍裝預備上火線，一會兒換成便裝打算率領妻兒老小逃出瀋陽，當時替張運籌帷幄的仍是總參議楊宇霆，在外撐持戰局的祇有拜把兄弟吳俊陞和張作相。

五百萬元答謝日軍

日本人在張作霖危急之際適時伸出援手。因



奉軍第四軍軍長郭松齡，民國十四年冬通電要求張作霖下野，揮軍反攻瀋陽，日軍助張作霖擊郭松齡，郭兵敗被殺。

爲日人覺得對付張作霖老帥，威脅利誘都沒有用，祇有藉此機會助張作霖一臂之力，因張最講信義，知恩必報，以後便可挾恩示惠以便張作霖就範。

日本軍部駐奉天特務機關長菊池武夫少將，深夜訪問張作霖，對張致最誠摯的慰問並表示日軍願出兵助張。且不提任何條件，所謂「義氣博義氣」！張說：「那就謝謝你們！我張作霖從不負人，你們幫了我的忙，我將來自會厚報你們！」

第二天清晨遼河東岸的日本砲兵出動了，吳俊陞的馬占山團開上前線，郭松齡便垮了，郭松齡夫婦雙雙在白旗堡被逮，從汽車中拉出來就地被槍殺。

張作霖處理郭松齡倒戈善後問題，首先他就面飭日本私人顧問陸軍大佐町野武馬代表他赴旅順、大連和日方連絡並佈置親訪旅、大，向日本關東軍首長和滿鐵總裁作禮貌上的訪問和答謝。張作霖抵達旅、大受到日方熱烈和殷勤的款待，張作霖把存在日本正金、朝鮮兩銀行的日金五百萬元全數捐贈給關東軍司令部和前關東州都督府，同時對所有日方文武官員都各有餽贈，張作霖說

「你們這次仗義幫忙，我張作霖永遠不會忘記，日本武士道精神雖然施恩不望報，可是我張作霖受人一飯之恩，終身不相忘，區區這點金錢，聊以酬謝你們公私協助的好意！」

日本人被這豪華嚇呆了！當時五百萬日元是筆鉅款，加上張作霖情感真摯，氣慨爽朗，暗暗使日人心折。

馮玉祥稱尊北京

張作霖每想到馮玉祥便咬牙切齒，張是舊時代的典型人物，恩怨分明，充分流露出個人英雄主義和報仇雪恨的意識。張作霖憎恨馮玉祥和吳佩孚不謀而合，吳佩孚也是最憎恨馮玉祥見利忘義。

民國十五年四月，張作霖、吳佩孚兩軍進攻北平，段祺瑞被逐，馮玉祥的國民軍退守南口，張、吳兩人會晤於天津，這是他們自民國九年後首次會晤，當年吳佩孚還是曹錕下面的一個師長，今已是大帥身份，兩人經過兩次兵戎相見，重修舊好，大有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我之慨，這是北洋巨頭分而復合，最後一台壓軸戲。

張作霖這次入關會合吳佩孚聯軍擊馮，其親信部下王岷源極不贊成，張對王向極禮貌，每次入關，關外事皆托付給王，張向王解釋此行的苦衷和隱恨，他認爲自己在關外這麼多年，從未裁過跟頭（跌倒之意），想不到陰溝裏翻船，給郭松齡這小子搞了一下，太丟臉了。

追源禍始，還是馮玉祥這個狗娘養的！馮是

倒戈祖師，民國十三年倒吳就騙了奉系老頭票（日金）一百萬元，這回又惹惠郭松齡倒戈，因此祇要打完馮玉祥，馬上回來，關起門管自己關外的事。

張作霖率大軍入關後始而聯合直魯軍，會同吳佩孚、閻錫山解決平津及平漢戰局，一直把馮玉祥追到平地泉，奉軍佔張家口，晉軍佔包頭，繼應孫傳芳的要求，南下援孫，進抵滬涇和鄭州。

民國十五年十二月，他受孫傳芳、張宗昌、閻錫山、商震、陳調元、張作相、盧香亭、韓麟春、陳儀、周蔭人、劉鎮華、褚玉璞等擁護就任安國軍總司令。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安國軍將領會議，擁張作霖為陸海軍大元帥，號令文武百官，召見各國使節，儼然成爲一國元首。

出關歸巢日軍不滿

日人對張作霖傷透腦筋，最希望他入關問鼎，逐鹿中原，把他調虎離山以遂日人一心一意經營滿洲的打算。

使日人感到意外的就是國民革命軍北伐一路勢如破竹，北洋軍無法抵抗，張作霖大元帥宣佈下野，軍事交各將領負責，政治聽國民裁決，自己則決定出關回東北老巢。

日本原擬支持北洋軍抵抗革命軍。當時日首相田中義一，陸相宇恆一成，計劃第一步出兵山東支援張宗昌。第二步是取得張的同意接受日本軍援，堅守直、魯以圖反攻。同時把旅順關東軍司令部移至瀋陽，集中一個師團，二個旅團，一

個守備大隊在瀋陽、錦州和山海關佈防以阻奉軍回師。

當北伐軍進抵山東，濟南爭奪戰開始時，日方向張宗昌建議，願以日軍兩師改穿直、魯軍軍裝參加戰鬥，日再助以砲兵向北伐軍攻擊。這建議被張作霖老帥所聞，乃急召張宗昌赴京垂詢，並堅決制止日軍參戰。認爲勝敗是兵家常事，自己不能打認輸算了，怎可引狼入室。於是張宗昌乃下令魯軍退出濟南，改守德州，北伐軍入濟南，日軍挑釁乃有「五卅濟南慘案」的發生。

六月四日張作霖乘特別軍用列車，以二十節頭等車廂組成，張身着大元帥服，昂然坐於第八節貴賓車廂之中央，車後帥旗飄動，隨員穿梭侍奉，威風一如往昔，豪情不減當年。這天清晨，東北天氣仍有春寒抖峭之感，同車廂之黑龍江省長吳俊陞輕聲向張作霖問道：

「天兒有點涼，要不要加件衣裳？」

「唔！」張作霖漫應着，略視腕錶，已經五時卅分，再數分鐘即將到達終點瀋陽，便接着道：

「算了，馬上下車了！」

列車仍在平穩地急馳，車頭已進入皇姑屯外之陸橋下。瀋陽車站月台上，儀隊及文武官員已整齊的排成迎接行列。

皇姑屯前血葬英雄

當第七節車廂駛入陸橋下之一刹那，忽然轟地一聲爆炸（註），陸橋立被炸毀，第七、八、九節車廂首當其衝，被炸得稀爛，面目全非！列車之前半段，前衝約二百公尺後傾覆，後半段則

傾於路旁起火，轉瞬間，傷者呻吟呼救，生者家突狼奔，附近並雜有槍聲。

須臾，與張同車廂之日籍軍事顧問儀額少佐甦醒，見張作霖臥於身傍，受傷似不嚴重，遂探問道：「怎麼樣？」

「沒有什麼！」張作霖強地應道。

「到那邊休息一下吧？」儀額少佐目示附近日軍哨所後，面向張作霖說。

張作霖緊皺着眉，搖搖頭未予回答。

不久，瀋陽憲兵隊長聞訊馳來，將張作霖抬上汽車向瀋陽疾駛而去。

同車廂之吳俊陞、潘復及弁從多人當場斃命，獨張景惠重傷後被治愈，三年後僞滿傀儡登場時，竟出任僞滿洲國傀儡總理。

少帥張學良當天於北京獲得急電後，立即兼程邁返瀋陽。

瀋陽城中大元帥府警衛森嚴，對張作霖大帥傷勢保持高度機密，直到事發後第四日（六月八日），各方始獲得張作霖死亡的消息：

「列車爆炸時，張胸部被撞，內出血甚劇，乘車返回瀋陽之途中恐遭伏擊而多方迂迴，終於歸後未久之上午十時正不治身亡。」

民國十七年六月十九日，正式發表張作霖之訃告，二十三日於瀋陽舉行盛大葬禮，從此一代英雄與世長辭。

註：日本投降後東京審理戰犯中始由陸軍省兵工局長宮隆吉少將將張作霖被炸事件揭露：「該陸橋下係放置兩箱五百磅高爆炸藥，以目視為準，電鈕導引發大爆炸。」